

# 唐代僧人飲茶詩研究

蕭麗華\*

## 摘要

中國茶文化的發展結合雅俗，融冶儒、道、釋文化精髓於一爐。茶文化的起源很早，但飲茶與生命境界的思想結合則是到六朝以後才發展起來。六朝時期，飲茶不僅成為文人生活美學，也同時成為道教與佛教修練的憑藉。禪宗飲茶則是到唐開元時期才大興，不僅於中唐已經成了生活風尚，更進一步進入禪林文化，形成「茶禪」文化。

唐代飲茶屬於「煎茶道」的興盛期，從此茶道影響中國深遠，進而傳播鄰邦，成為日本的國粹文化。日本的茶道號稱是禪宗的產物，其實日本茶道源自唐宋的煎茶與點茶，其淵源可上溯自中唐，更是中唐禪林文化的表徵。日本茶道精神講究清寂的「侘び」的禪境，也是源自中唐。

雖然唐代茶禪大興，但是我們在唐代的茶書和全唐文中卻找不到茶禪相關紀錄，只有禪林清規中有一點點記載。究竟唐代茶禪的發展面貌如何，無由得知。本文只好轉從全唐詩中尋找線索，或許可在唐代僧人飲茶詩中一窺唐代茶禪興盛的內在理路。

本文嘗試整理出唐代僧人飲茶詩共 131 首，僧人 30 家。發現唐代飲茶文化廣泛流傳於各僧院中，僧人不只飲茶參禪，也以茶供佛。僧人與文人之間，除了以詩文會友之外，也因大量飲茶與文會的結合而產生了「茶宴」風尚。可以進一步了解唐代僧俗往來、以茶會友的痕跡，更可以觀察茶與禪結合的原理與方式，還原禪茶文化中盛傳的「茶禪一味」之真相，間接證明唐代詩僧的興盛原因。

關鍵詞：唐詩 茶文化 詩僧 茶禪 茶禪一味 茶會

---

97.10.12 收稿，98.11.03 通過刊登。

\*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 一、前言：唐代的茶文化

中國茶文化的發展近兩千年，累積古典茶書至少有 124 種，<sup>1</sup>可以說是結合雅俗，融冶儒、道、釋文化精髓於一爐的，民族生活與精神思想的表徵。茶文化在中國起源很早，但飲茶與生命境界的思想結合則是到六朝以後才發展起來。<sup>2</sup>六朝時期，飲茶不僅成爲文人生活美學，也同時成爲道教與佛教修練的憑藉。道教飲茶不在本文觀察之列，但禪宗飲茶則是到唐開元時期才大興，這是本文所要考察的內涵。

飲茶文化發展到中唐以後，茶不僅已經成了生活風俗，更進一步進入禪林文化，形成「茶禪」文化。根據茶道學者的考察，晉、宋以迄盛唐，是中國茶道的蘊釀期。唐朝肅宗、代宗時期，陸羽著《茶經》，奠定了中國茶道的基礎。又經皎然、常伯熊等人的實踐、潤色和完善，形成了「煎茶道」；北宋時期，蔡襄著《茶錄》，徽宗趙佶著《大觀茶論》，從而形成了「點茶道」，明朝中期，張源著《茶錄》，許次紆著《茶疏》，標誌著「泡茶道」的誕生。<sup>3</sup>可知唐代飲茶已進入煎茶道的興盛期，從此茶道影響中國深遠，進而傳播鄰邦，成爲日本的國粹文化。日本的茶道號稱是禪宗的產物，其實日本茶道源自唐宋的煎茶與點茶，其淵源可上溯自中唐，更是中唐禪林文化的表徵。日本茶道精神講究清寂的「侘び」的禪境，也是源自中唐。<sup>4</sup>又根據日本學者高橋忠彥的考察，唐前的飲茶多半作「藥用」與「羹飯」，到唐代開元間，禪宗主張「除眠習」與「不夕食」，才給予飲茶流行的契機。<sup>5</sup>

- 1 據余悅〈讓茶文化的恩惠洒滿人間——中國茶文化典籍文獻綜論〉一文的統計。見陳彬藩主編，《中國茶文化經典》（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年），頁5。
- 2 據蕭麗華〈中日茶禪的美學淵源〉一文的考證，茶文化起源於先秦，到西漢王褒〈僮約〉開始才有確切的文獻，六朝時杜育〈荈賦〉、張載〈登成都樓詩〉等文，證明茶與文人生活美學的結合；陶宏景《名醫別錄》、壺居士《食忌》等，顯見茶與道教養生的結合；《晉書·藝術傳》記載敦煌行者單道開的修行、《續高僧傳》記載南朝·宋僧人法瑤於飯所飲茶，證明了茶與禪的結合。見《法鼓人文學報》3期（2006年12月）。
- 3 丁以壽，〈中國茶道發展史綱〉，《農業考古》1999年第2期。
- 4 日本茶道美學源自中國禪宗文化，筆者已有專文探討。見蕭麗華，〈中日茶禪的美學淵源〉，《法鼓人文學報》3期（2006年12月）。
- 5 高橋忠彥，〈唐詩にみる唐代の茶と仏教〉，《東洋文化》70期（1990年1月），頁145-178。

雖然唐代茶禪大興，但是我們在唐代的茶書<sup>6</sup>和《全唐文》<sup>7</sup>中卻找不到茶禪相關紀錄，只有禪林清規中有一點點記載。究竟唐代茶禪的發展面貌如何，無由得知。筆者只好轉從《全唐詩》中尋找線索，或許可在唐代僧人飲茶詩中一窺唐代茶禪興盛的內在理路。本文嘗試在此中尋找僧人飲茶的生活樣態、唐代僧俗往來、以茶會友的痕跡、茶與禪結合的原理與方式等等，甚至可以進一步了解唐代詩僧的興盛原因，並還原禪茶文化中盛傳的「茶禪一味」<sup>8</sup>之文化背景。

本文進行的方式是先清理、統計唐代僧人的飲茶詩的內容與數量，藉以歸納第一手素材；而後讓材料說話，看出茶詩發展的時間流程、茶詩呈現的詩僧生活面貌、茶詩內涵的禪理等等。初步統計唐代僧人茶詩如下：

詩人	全唐詩	詩人	全唐詩	詩人	全唐詩	詩人	全唐詩
方干	5	僧鸞	1	道恆	1	可止	1
寒山	1	齊己	26	無住	1	雲端和尚	1
靈一	2	尚顏	1	靈默	1	法珍	1
護國	1	虛中	2	德誠	1	金地藏	1
無可	2	棲蟾	2	從諗	4	若水	1
皎然	26	修睦	1	慧寂	1	子蘭	1
常達	1	乾康	1	義存	1		
貫休	39	福全	1	居遁	3	<b>小計30人</b>	<b>131首</b>

- 6 唐代的茶書以陸羽《茶經》為起點，其後有張又新《煎茶水記》、蘇廙《十六湯品》和毛文錫《茶譜》，除了陸羽《茶經》涉及茶道哲學之外，後三書都只品鑒水質、湯色與各地茶葉品種。詳見陳彬藩主編，《中國茶文化經典》（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年），頁9-29。
- 7 《全唐文》中與茶相關的文章，凡韓翃〈為田神玉謝茶表〉、獨孤及〈慧山寺新泉記〉、顧況〈茶賦〉等24篇，筆者逐篇閱讀，梳理不出有關茶禪的資料。參陳彬藩主編《中國茶文化經典》，頁30-35。
- 8 「茶禪一味」主要在悟，因茶悟禪，因禪悟心，茶心禪心，心心相印，因而達到一種最高的涅槃境界。「茶禪一味」的理念開展於唐代，但一直到宋代才出現專稱。宋林表民編《天臺續集》別編卷二中摘錄陳知柔詩作：「巨石橫空豈偶然，萬雷奔壑有飛泉。好山雄壓三千界，幽處長栖五百仙。雲際樓臺深夜見，雨中鐘鼓隔溪傳。我來不作聲聞想，聊試茶甌一味禪。」這是茶禪一味最早的語源。關於「茶禪一味」，今人多認為乃日本茶道精神的延伸。成川武夫《千利休茶の美學》（東京：玉川大學，昭和58[1983]年）以為這四個字乃圓悟克勤手稿，輾轉從一休宗純手中傳給弟子村田珠光。（頁9。）

筆者曾統計唐代茶詩高達四百餘首，其中白居易一人佔 67 首。據李斌城〈唐人與茶〉的考察，唐代前期（唐高祖至唐玄宗開元末）無人寫茶詩，唐代中期（唐玄宗開元末至唐憲宗元和末）共 58 人創作 158 首茶詩，唐代後期（唐穆宗至唐滅亡）共 55 人創作 233 首茶詩。<sup>9</sup> 上列圖表顯示出僧人飲茶詩共 131 首，為唐代茶詩之三分之一強。以全唐詩二千餘詩家的比率來看，僧人 30 家的飲茶詩，創作數量已屬可觀。而其中與陸羽關係密切的皎然和尚茶詩 26 首<sup>10</sup>，可以算是中唐「煎茶道」的代表詩僧；晚唐貫休、齊己則是「點茶道」發展時期的詩僧代表。<sup>11</sup> 這與唐封演《封氏聞見記》所載茶禪大興的時間點不謀而合，《封氏聞見記》卷六〈飲茶〉云：「開元中，泰山靈岩寺有降魔師，大興禪教。學禪務於不寐，又不夕食，皆許其飲茶，人自懷挾，到處舉飲，從此轉相仿效，遂成風俗。」<sup>12</sup> 這是唐代茶禪大興的直接紀錄，因此這時期第一個出現大量飲茶詩的皎然和尚尤其功不可沒。

以上可以推測唐開元時期（713-742），由僧人坐禪藉飲茶助修之風，所形成的民間轉相仿效的飲茶風俗。如果我們配合唐文化其他面向，如禪林僧規、禪宗語錄和全唐僧詩，就可以看到更多唐代茶禪文化的樣態。唐代飲茶文化廣泛流傳於各僧院中，僧人不只飲茶參禪，也以茶供佛<sup>13</sup>，寺廟中更設有「茶堂」，

9 李斌城，〈唐人與茶〉，《農業考古》1995 年第 2 期。

10 針對皎然和尚茶詩 24 首的意義，筆者已有〈試論皎然飲茶詩在茶禪發展史上的地位〉一文，發表於蒙古國立大學「佛教在地化學術研討會」2007 年 7 月 8-9 日，後收入孫昌武、陳洪主編，《宗教思想史論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147-161。

11 丁以壽《中國飲茶法源流考》（《農業考古》1999 年第 2 期）指出：中國的飲茶歷史，飲茶法有煮、煎、點、泡四類，形成茶藝的有煎茶法、點茶法、泡茶法。依茶藝而言，中國茶道先後產生了煎茶道、點茶道、泡茶道三種形式。至於「點茶」，是將茶末置於盞中，以沸水沖點，使產生乳花。晚唐人已用此法，如沙門福泉能點茶成幻的〈湯注湯幻茶〉詩序（見《全唐詩外編》（下），頁 572。）所云。中唐陸羽講究「煎茶」，茶餅碾末的細碎程度有限。法門寺出土的茶羅子之細密，可以看出唐僖宗時期已講究細茶末。唐哀帝時福建專貢的蠟面茶就是後來宋人點茶的龍團鳳餅，學者推測「點茶道」應流行在晚唐五代，且「點茶道」中的鬥茶也是唐代福建茗戰之風。見梁子，《中國唐宋茶道》（陝西：人民出版社，1997 年），頁 129-130。又梁子，謝偉，〈小議晚唐茶道之主流形式——點茶〉，《農業考古》2 號總第 38 期（1995 年），頁 135-138。

12 唐封演，《封氏聞見記》，《欽定四庫全書》子部 10（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 年）。

13 《佛祖歷代通載》卷 14 記載：「羽字鴻漸飲之。時覺林寺僧志崇取茶三等，以驚雷

作為招待賓客品茗、討論禪佛之理，同時亦設置「茶鼓」，以擊鼓召集寺院僧人飲茶，還有專門煮茶的「茶頭」與為遊客惠施茶水的「施茶僧」<sup>14</sup>。僧人與文人之間，除了以詩文會友之外，也因大量文會而產生了「茶宴」<sup>15</sup>風尚。禪宗宗門早已將坐禪飲茶列為規式，寫入《百丈清規》中。佛教叢林制度，由唐百丈禪師立《百丈清規》而創定，《百丈清規·住持章第五》有「新命茶湯」、「受兩序勤舊煎點」、「掛真舉哀奠茶湯」、「對靈小參奠茶湯」；《百丈清規·節臘章第八》有「赴茶」、「旦望巡堂茶」、「方丈點行堂茶」等條文<sup>16</sup>，這也間接促成茶文化與禪宗密切結合。凡此種種，我們將可於僧人飲茶詩中得到更多的驗證。

笑自奉，以萱草帶供佛，以紫茸香待客，赴茶者至以油囊盛餘滴以歸。」《大正新脩大藏經》第49冊，頁611。又《大慧普覺禪師語錄》云：「所以今日作一分供養，點一盞茶，燒此一炷香。」《大正新脩大藏經》第47冊，頁844下。可見以茶供佛在唐代早已成為風氣。……上元中隱苕溪，與沙門道標皎然善。……初開元中有逸人王休者，居太白山。每至冬取溪水敲其精瑩者煮，茗共客

- 14 方立天《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一書中，提及寺院種茶和飲茶風氣，促進民間飲茶習俗之普及，並說明寺院如何將品茗制度化。唐代禪宗盛行，寺院開始專設「茶堂」，成為禪僧討論佛理招待賓客品茗的好地方，同時設置「茶鼓」，擊鼓以召集眾僧飲茶。上有「茶頭」，專事燒水煮茶，獻茶待客。又有「施茶僧」，為遊客惠施茶水。飲茶後禮佛，成為禪僧每日的功課。頁404-406。
- 15 唐人李嘉祐〈秋曉招隱寺東峰「茶宴」送內弟閻伯均歸江州〉詩云：「萬畦新稻傍山村，數里深松到寺門。幸有香茶留釋子，不堪秋草送王孫。煙塵怨別唯愁隔，井邑蕭條誰忍論。莫怪臨歧獨垂淚，魏舒偏念外家恩。」《全唐詩》6冊，卷207，頁2165。
- 16 南懷瑾〈禪宗叢林制度與中國社會〉一文指出，百丈禪師建立禪宗叢林，體現中國傳統文化「禮」的表現，它具有相似於宗教性的、人情味的人類文化精神之昇華。其中茶禮的建立有：嗣法人煎點、受嗣法人煎點、受請人煎點、受兩序勤舊煎點等等，尤其對比丘圓寂的禮儀特別隆重，從「入龕，請主喪，請喪司執事，孝服，佛事，移龕，掛真舉哀奠茶湯。對靈小參奠茶湯念誦致祭。祭次，出喪掛真奠茶湯，……」儀式繁複。見《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90期（1980年10月），頁317-374。從《敕修百丈清規》目錄上我們也可看到〈住持章第五〉有「受嗣法人煎點」、「新命煎點」、「新命辭眾上堂茶湯」、「受請人煎點」、「受請人辭眾陞座茶湯」、「新命茶湯」、「受兩序勤舊煎點」、「掛真舉哀奠茶湯」、「對靈小參奠茶湯」、「出喪掛真奠茶湯」、「堂司特為新舊侍者湯茶」；〈兩序章第六〉有「方丈特為新首座茶」、「新首座特為後堂大眾茶」、「住持垂訪頭首點茶」、「頭首就僧堂點茶」；〈大眾章第七〉有「方丈特為新掛搭茶」、「赴茶湯」、〈節臘章第八〉有「新掛搭人點入寮茶」、「方丈四節特為首座大眾茶、庫司四節特為首座大眾茶、前堂四節特為後堂大眾茶、旦望巡堂茶、方丈點行堂茶、庫司頭首點行堂茶」；〈法器章第九〉有「茶鼓」等記載。見《大正新脩大藏經》第48冊，頁1111中-1112下。

## 二、僧人的飲茶生活

由於茶的功用能清心寡慾，使人神清氣靜，<sup>17</sup>故成爲僧人午後不食，最好的補充飲料，有助於僧人坐禪之靜心、斂心、專注、清神，以達到身心「輕安」，觀照「明淨」的禪境參悟。加上從佛教禪寺的環境來看，也有利於茶文化與禪的結合。佛教禪寺多在高山叢林，雲霧繚繞，得天獨厚，極宜茶樹生長。唐代禪林一直保持農禪並重的優良傳統，<sup>18</sup>禪僧務農，大都植樹造林，種地栽茶。製茶飲茶，相沿成習。許多名茶，最初皆出於禪僧之手。如佛茶、鐵觀音，即禪僧所命名。禪林於茶之種植、採擷、焙製、煎泡、品酌之法，多有創造。《景德傳燈錄》卷八「韶州則川和尚條」、「鎮州臨濟義玄禪師」等，都有師入茶園內摘茶並在茶園當機示教的記載。<sup>19</sup>唐代佛教不僅開創了自身特有的禪文化，而且成熟了中國本有的茶文化。茶與禪就在此成熟的氛圍下高度結合，並顯現在僧人的飲茶詩中。

從現存的131首僧詩中，可以看出在僧人生活中，茶是一大內容，飲茶是不可或缺的日常活動之一。齊己〈寄孫關呈鄭谷郎中〉說：「雪長松裡格，茶添語話香。」<sup>20</sup>貫休〈春遊靈泉寺〉說：「嘴紅潤鳥啼芳草，頭白山僧自扞茶。」<sup>21</sup>都可看出僧人以茶待客、日常勞作必須親自扞茶的生活。以下兩首詩生動寫出僧人飲茶的活動。皎然〈顧渚行寄裴方舟〉說：

我有雲泉鄰渚山，山中茶事頗相關。鷓鴣鳴時芳草死，山家漸欲收

17 茶的功能見陸羽《茶經》六之飲云：「蕩昏寐，飲之以茶。」見《陸羽《茶經》解讀與點校》（上海：上海文化，2004年），頁96。唐裴汶《茶述》云：「其性精清，其味浩潔，其用滌煩，其功致和。」見《四庫全書》本《續茶經》，收於阮浩耕等點校，《中國古代茶葉全書》（浙江：攝影出版社，2001年），頁26。《本草綱目》云：「茶，治風熱昏憤、多睡不醒。」「飲能令人不眠。」《欽定四庫全書》子部5（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

18 余悅〈茶禪一味的三重境界〉一文，指出「佛門的茶事活動，與新式的禪林經濟為特定的『農禪並重』密切相關。正是農禪，為茶、禪的結合提供了物質基礎。」《農業考古》2004年第2期，頁211-215。顏鸞慧《唐代茶文化與茶詩》（輔大中文所94年博士論文，頁93）第四章也提到「茶為寺院的經濟來源」。

19 釋道元，《景德傳燈錄》卷8，收入四部叢刊續編（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6年），頁70-82。

20 《全唐詩》24冊（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卷841，頁9497。

21 《全唐詩》23冊，卷835，頁9416。

茶子。伯勞飛日芳草滋，山僧又是採茶時。由來慣採無近遠，陰嶺長兮陽崖淺。……初看抽出欺玉英，更取煎來勝金液。昨夜西峰雨色過，朝尋新茗復如何。女宮露澀青芽老，堯市人稀紫筍多。紫筍青芽誰得識，日暮採之長太息。清冷真人待子元，貯此芳香思何極。<sup>22</sup>

皎然詩中清楚描繪出自己的山齋就在唐代產茶名山—顧渚山，經常看到山僧採茶的生活。顧渚山的「紫筍茶」芳香何極，當新茶抽芽嫩葉如玉蕊時，皎然常採來煎茶，湯色勝過金湯玉液，他譬喻自己以茶等待好友裴方舟，就如《神仙傳》中的清冷真人裴君在等待道人支子元一般。另一首齊己的〈聞道林諸友嘗茶因有寄〉說：

槍旗冉冉綠叢園，穀雨初晴叫杜鵑。摘帶嶽華蒸曉露，碾和松粉煮春泉。高人夢惜藏巖裏，白碓封題寄火前。應念苦吟耽睡起，不堪無過夕陽天。<sup>23</sup>

齊己此詩完整寫出唐人在穀雨之後，採茶、蒸茶、碾茶、煮茶的活動，讓人體會到僧家生活與茶山活動息息相關。

在所有僧人的飲茶詩中，「以茶會友」是最大量的題材。例如皎然〈湖南草堂讀書招李少府〉詩說：「削去僧家事，南池便隱居。為憐松子壽，還卜道家書。藥院常無客，茶樽獨對余。有時招逸史，來飯野中蔬。」<sup>24</sup>齊己〈送中觀進公歸巴陵〉詩說：「一論破雙空，持行大國中。不知從此去，何處挫邪宗。晝雨懸帆黑，殘陽泊島紅。應游到濶岸，相憶遶茶叢。」<sup>25</sup>這兩首詩同是以茶招友或懷友的作品，皎然在湖南草堂讀書，以「茶樽獨對余」表達閑居招友之情；齊己送人歸巴陵，想像友人已經到岸歸家，正在「相憶遶茶叢」。可見茶是僧家尋常事，也是詩中常用來陪襯情感的尋常事物。其他如齊己〈山寺喜道者至〉「鳥幽聲忽斷，茶好味重迴。」齊己〈寄江西幕中孫魴員外〉：「茶影中殘月，松聲裏落泉。」<sup>26</sup>貫休〈和韋相公見示閒臥〉：「……常知生似幻，維重直如弦。餅憶蓴羹美，茶思岳瀑煎。」<sup>27</sup>都是如此。

由於飲茶生活非常貼近僧人每天的作息，再加上詩僧雅好吟詠詩作，詩與

22 《全唐詩》23冊，卷821，頁23。

23 《全唐詩》24冊，卷846，頁24。

24 《全唐詩》23冊，卷821，頁9268。

25 《全唐詩》24冊，卷838，頁9456。

26 《全唐詩》24冊，卷839，頁9460、9472。

27 《全唐詩》23冊，卷831，頁9373。

茶都是僧人會友的重心，因此詩僧飲茶詩中才有大量的「以茶會友」詩，為詩與茶增加活潑多元的趣味。例如齊己〈逢鄉友〉說：

無況來江島，逢君話滯留。生緣同一國，相識共他州。竹影斜青蘚，  
茶香在白甌。猶憐心道合，多事亦冥搜。<sup>28</sup>

齊己〈宿沈彬進士書院〉說：

相期只為話篇章，踏雪曾來宿此房。喧滑盡消城漏滴，窗扉初掩岳  
茶香。舊山春暖生薇蕨，大國塵昏懼殺傷。應有太平時節在，寒宵  
未臥共思量。<sup>29</sup>

這些作品中齊己與鄉友飲茶論禪、和沈彬進士相期話篇章佐以茶香，顯出茶是唐代僧俗往來的媒介，同時也是談詩、論禪、助思維的憑藉。此外，貫休〈歸故林後寄二三知己〉，對知己的懷念是：「何時重一見，談笑有茶煙。」<sup>30</sup>〈題蘭江言上人院二首〉對來訪的名士則是：「青雲名士時相訪，茶煮西峰瀑布冰。」<sup>31</sup>靈一〈與元居士青山潭飲茶〉，也說：「野泉煙火白雲間，坐飲香茶愛此山。」<sup>32</sup>可以看出唐代僧人以茶會友、以茶論詩的往來相訪。

最有名的「以茶會友」故事，是皎然與陸羽的對飲，皎然〈九日與陸處士羽飲茶〉詩說：

九日山僧院，東籬菊也黃。俗人多泛酒，誰解助茶香。<sup>33</sup>

在重九風俗中，別人都喝菊花酒，皎然與陸羽的對飲卻是飲「菊花茶」，這是目前文獻上最早的「菊花茶」紀錄，學者因此認為「菊花茶」應是皎然發明的。<sup>34</sup>

當然有時是反過來，文人也會招徠僧人飲茶，例如陸龜蒙〈謝山泉〉說：「草堂盡日留僧坐，自向前溪摘茗芽。」<sup>35</sup>曹鄴〈故人寄茶〉說：「劍外九華英，緘題下玉京。開時微月上，碾處亂泉聲。半夜招僧至，孤吟對月烹。碧沈霞

28 《全唐詩》24冊，卷838，頁9451。

29 《全唐詩》24冊，卷844，頁9543。

30 《全唐詩》23冊，卷829，頁9344。

31 《全唐詩》23冊，卷836，頁9421。

32 《全唐詩》23冊，卷809，頁9130。

33 《全唐詩》23冊，卷817，頁9211。

34 李新玲〈從皎然的茶詩看皎然與陸羽的關係〉，《農業考古》2004年第4期，頁136-144。

35 《全唐詩》18冊，卷629，頁7224。

腳碎，香泛乳花輕。六腑睡神去，數朝詩思清。月餘不敢費，留伴肘書行。」<sup>36</sup>此詩看得出曹鄴得到皇帝賞賜好茶，迫不及待地連夜招僧人對飲的情態，詩中僧俗在碾茶烹泉、碧沈花輕的茶香中，睡神已去，詩思清爽，好不快哉！

唐代因為僧俗以茶相會，活動頻繁而密切，因此產生「茶宴」、「茶會」一類的文人活動，會中往往聯吟、賞詩、品畫，成爲一種特殊活動。皎然《杼山集》中就有好幾首「茶會」詩，如〈答裴集陽伯明二賢各垂贈二十韻，今以一章用酬兩作〉云：「清宵集我寺，烹茗開禪牖。發論教可垂，正文言不朽。」〈陪盧判官水堂夜宴〉云：「久是棲林客，初逢佐幕賢。愛君高野意，烹茗釣淪漣。」〈晦夜李侍御萼宅集，招潘述、湯衡、海上人飲茶賦〉：「茗愛傳花飲，詩看卷素裁。風流高此會，曉景屢裴回。」<sup>37</sup>可以看出唐代文會飲茶之風的興盛。似乎唐人茶會、茶宴都半在清宵夜集，或在山寺禪院，或在高官家宅，也有在茶山的茶亭或清雅的郊野。<sup>38</sup>宴中主要是烹茗、發論、傳花飲、看詩卷，共賞高會風流。<sup>39</sup>而僧人茶會詩的紀錄，以皎然詩作爲主，可能與皎然活動於產茶勝地—湖州有關。<sup>40</sup>

除了以茶會友、僧俗之間以茶宴相會之外，僧人飲茶詩中也常常看到僧俗彼此贈送好茶的酬酢，如齊己〈送人遊衡岳〉詩說：「石橋僧問我，應寄岳茶還。」<sup>41</sup>〈謝中上人寄茶〉詩說：「春山穀雨前，併手摘芳煙。綠嫩難盈籠，清和易晚天。且招鄰院客，試煮落花泉。地遠勞相寄，無來又隔年。」<sup>42</sup>皎然因得到友人贈送的剡溪茗，而留下有名的〈飲茶歌贈崔石使君〉說：「越人遺我剡溪茗，採得金牙爨金鼎。素瓷雪色飄沫香，何似諸仙瓊蕊漿。一飲滌昏寐，情思爽朗滿天地。再飲清我神，忽如飛雨灑輕塵。三飲便得道，何須苦心破煩惱。……孰知知道全爾真，唯有丹丘得如此。」<sup>43</sup>這首詩把飲茶的精神境界形容得淋漓盡致。

36 《全唐詩》18冊，卷592，頁6872。

37 詩見《全唐詩》23冊，816、817卷，頁9188、9205、9207。

38 如白居易〈夜聞賈常州崔湖州茶山境會亭歡宴〉、朱慶餘〈鳳翔西池與賈島納涼〉二詩的茶會，一在茶山、一在西池。見《全唐詩》447、514卷，頁5028、5866。

39 如果是文人茶，所賞的內容非常豐富，包括1.歌舞2.調琴3.奕棋4.觀畫5.賞月聽鐘6.書法7.寫詩繪畫8.鑑水9.茶器。這只是梁子《中國唐宋茶道》（陝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粗略的歸納，其實還有其他。頁93-104。

40 詳見蕭麗華〈試論皎然飲茶詩在茶禪發展史上的地位〉一文。

41 《全唐詩》24冊，卷840，頁9484。

42 《全唐詩》24冊，卷840，頁9487。

43 《全唐詩》23冊，卷821，頁9260。

在以茶酬酢的活動中還有一首詩，齊己的〈謝瀕湖茶〉詩：「瀕湖唯上貢，何以惠尋常。還是詩心苦，堪消蠟面香。碾聲通一室，烹色帶殘陽。若有新春者，西來信勿忘。」<sup>44</sup>表面上看來，齊己此詩以酬謝贈茶為題，但內容提到「蠟面茶」，根據劉淑芬〈客至則設茶，欲去則設湯——唐、宋時期社會生活中的茶與湯藥〉一文的考察，「蠟面茶」產於福建，極為名貴，唐朝皇帝常將這種珍貴的茶賜給大臣，當然，它也成為人們交往時互相饋贈的貴重禮品之一。蠟面茶之所以珍貴有兩個原因，一是它的香氣特殊，二是它有醫療的效果，而後者可能是它受到重視的主要原因。<sup>45</sup>由此看到，唐代僧人也以茶醫療養生。虛中〈獻鄭都官〉詩說：「藥祕仙都訣，茶開蜀國封。」<sup>46</sup>詩中以「茶」與「藥」並舉，可見一斑。

由以上的資料可知，唐代僧人的飲茶詩大量表現在「以茶會友」的僧俗往來上，僧俗都好以茶招徠好友吟詩賞月，或者以茶酬贈，共同分享飲茶文化的雅趣與醫療保健，甚至形成「茶會」、「茶宴」等特殊社交集會，是促成詩歌與禪思結合的重要文化活動。同時，唐代僧人也開始親自種茶、採茶、開發不少有名的僧茶，充分展現農禪的經濟活動；僧俗之間更形成分贈好茶、以茶酬酢的送禮文化；僧人也常以茶養生。茶禪結合的發展，從日常活動開始，已經有豐富而多元的樣態。

### 三、僧人促成茶與禪的結合

僧人愛茶，唐代僧人已經開始「以茶供佛」<sup>47</sup>，「以茶擬禪」。

王敷〈茶酒論〉以茶酒對話的擬人手法，提到唐人飲茶之普及，「貢五侯宅，

44 《全唐詩》24冊，卷840，頁9476。

45 劉淑芬，〈客至則設茶，欲去則設湯——唐、宋時期社會生活中的茶與湯藥〉，《燕京學報》新十六期，2004年，頁117-155。

46 《全唐詩》24冊，卷848，頁9605。

47 學界推測「以茶供佛」應該開始於唐代，但以茶祭祀則早在周朝，《禮·地官司徒》有「掌茶」的記載，《尚書·顧命》有「王三宿、三祭、三詔（即茶）」之說，「茶」與「詔」都是「茶」的別名，這說明周時，茶已代酒作為祭祀之用。到了《南史·齊本紀上》也有齊武帝死前遺詔「以茶作為祭品」的紀錄，這是茶和祭祀結合的稀少文獻。見姜青青，《一品茶趣》（台北：實學社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頁5、32。筆者曾於《梁皇寶懺》中看到「清茶上供」的紀錄，但不知是供亡魂或供佛，詳情待考。如果《梁皇寶懺》中供茶對象為佛，則「以茶供佛」的歷史還要上躋梁武帝時期。

奉帝王家」，「我之名草，萬木之心。化白如玉，或黃似金。明僧大德，幽隱禪林。飲之語話，能去昏沈。供養彌勒，奉獻觀音。千劫萬劫，諸佛相欽。」<sup>48</sup>顯見唐代普遍以茶供佛的禪風。但我們在唐代僧人的飲茶詩中只看到一首「以茶供佛」的作品。貫休〈題弘覬三藏院〉詩說：「儀清態淡雕瓊瑰，捲簾瀟灑無塵埃。嶽茶如乳庭花開，信心弟子時時來。」<sup>49</sup>此詩第一句指的是「佛像」，第三句指的是「供茶」，全詩誦讀起來如同供茶偈一般，是貫休和尚對弘覬三藏院茶供的描繪。

根據梁子《中國唐宋茶道》的考察，從法門寺出土的唐僖宗供奉的茶具，可以看出雙重涵義：「以茶供事，以茶敬祖。」這批出土茶具代表大唐天子「以茶禮佛」，以之作為一大殊勝法門—「茶供養」。<sup>50</sup>我們在僧人飲茶詩中雖僅見貫休一首供茶詩，但正好可與出土文物相互為證。

唐代僧詩中以茶擬禪的比論倒是不少，充分顯出茶禪合一的理論。禪宗進入中唐時期已經創造出高度的茶禪文化，<sup>51</sup>趙州和尚「吃茶去」的公案即可證明，趙州曾問新到僧：「曾到此間否？」僧曰：「曾到。」師曰：「吃茶去」。又問僧，僧曰：「不曾到。」師曰：「吃茶去」。後院主問曰「為什麼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趙州招院主，院主應諾。師曰：「吃茶去」。<sup>52</sup>這則公案指出趙州禪師以茶示道的路徑。又《五燈會元》卷 8「福州怡山長慶藏用禪師」條記載：藏用禪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回應：「齋前厨蒸南國飯，午後爐煎北苑茶。」<sup>53</sup>說明僧人注重在日常生活的瑣事中論禪。當時僧人習慣每天在齋後喝茶，這是長慶禪師的和尚家風。

皎然早於趙州禪師與長慶禪師，已經以茶詩示道，展現以茶論禪的僧家風氣。現存的皎然飲茶詩中出現禪思者有 6 首，〈對陸迅飲天目山茶因寄元居士晟〉詩說：

48 見《敦煌寶藏》卷 2718，又見《敦煌掇瑣》卷 14。〈茶酒論〉共計有六種寫本，分別收藏於法京巴黎的國立圖書館及英都倫敦的不列顛圖書館，其作者與內容詳見張鴻勳，〈敦煌俗賦《茶酒論》與「爭奇型」故事研究〉一文，收於《敦煌俗文學研究》（甘肅：甘肅教育出版社，2009 年）。

49 《全唐詩》23 冊，卷 827，頁 9314。

50 梁子《中國唐宋茶道》，頁 73-74。

51 筆者的助理吳靜宜從丁文《茶乘》（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1999 年）一書中共輯錄出茶禪公案 44 則。可以鳥瞰唐宋僧人以茶喻禪的風氣。頁 437-456。

52 《五燈會元》卷 4（台北：文津出版社，1986 年），頁 204。

53 《五燈會元》卷 8，又見《卍新纂續藏經》第 80 冊，頁 177。

喜見幽人會，初開夜客茶。日成東井葉，露採北山芽。文火香偏勝，寒泉味轉嘉。投鐺湧作沫，著碗聚生花。稍與禪經近，聊將睡網賒。知君在天目，此意日無涯。<sup>54</sup>

〈飲茶歌誚崔石使君〉詩說：

越人遺我剡溪茗，採得金牙爨金鼎。素瓷雪色縹沫香，何似諸仙瓊蕊漿。一飲滌昏寐，情思爽朗滿天地。再飲清我神，忽如飛雨灑輕塵。三飲便得道，何須苦心破煩惱。<sup>55</sup>

〈飲茶歌送鄭容〉詩說：

丹丘羽人輕玉食，採茶飲之生羽翼。（天台記云：丹丘出大茗，服之羽化。）名藏仙府世莫知，骨化雲宮人不識。雪山童子調金鐺，楚人茶經虛得名。霜天半夜芳草折，爛漫細花啜又生。常說此茶祛我疾，使人胸中蕩憂慄。日上香鑪情未畢，亂踏虎溪雲。高歌送君出。<sup>56</sup>

〈山居示靈澈上人〉詩說：

晴明路出山初暖，行踏春蕪看茗歸。乍削柳枝聊代札，時窺雲影學裁衣。身閒始覺隳名是，心了方知苦行非。外物寂中誰似我，松聲草色共忘機。<sup>57</sup>

〈白雲上人精舍尋杼山禪師兼示崔子向何山道上人〉詩說：

望遠涉寒水，懷人在幽境。為高皎皎姿，及愛蒼蒼嶺。果見栖禪子，潺湲灌真頂。積疑一念破，澄息萬緣靜。世事花上塵，惠心空中境。清閒誘我性，逐使腸（一作煩）慮屏。許共林客遊，欲從山王（一作主）請。木栖無名樹，水汲忘機井。持此一日高，未肯謝箕穎。夕霽山態好，空月生俄頃。識妙聆細泉，悟深滌清茗。此心誰得失，笑向西林永。<sup>58</sup>

〈七言日曜上人還潤州〉詩說：

54 《全唐詩》23冊，卷818，頁9225。

55 《全唐詩》23冊，卷821，頁9260。

56 《全唐詩》23冊，卷821，頁9263。

57 《全唐詩》23冊，卷815，頁9183。

58 《全唐詩》23冊，卷816，頁9185。

送君何處最堪思，孤月停空欲別時。露茗猶芳邀重會，寒花落盡不成期。鶴令先去看山近，雲愛初飛到寺遲。莫倚禪功放心定，蕭家陵樹誤人悲。<sup>59</sup>

從以上6首詩，可以看出皎然將禪與茶事結合，作出種種比論，如〈對陸迅飲天目山茶因寄元居士晟〉一詩提出茶道「稍與禪經近，聊將睡網除。」說明茶如同禪經，可以使人清明醒覺；〈白雲上人精舍〉一詩從栖禪子的幽境說起，談茶沫花塵、細泉清茗，能澄息、空心、清性、屏慮；〈九日與陸處士羽茶〉談茶香能助逍遙適性；〈飲茶歌誚崔石使君〉談不破煩惱能清神得道之妙法—飲茶；〈飲茶歌送鄭容〉談以茶祛疾蕩憂等等。皎然可以說是現存文獻中，最早提出茶禪理論者，他將茶道比附為禪，說明飲茶之聽泉、觀沫、聞香、辨色中的禪境，呈現禪者滌心靜慮的精神意義。

皎然後唐代僧人的飲茶詩則很少論禪，如靈一上人的飲茶詩只有兩首<sup>60</sup>，這兩首詩中雖然提到茶，但只是將飲茶融入自然生活情境中，並未談禪。寒山飲茶詩只有〈詩三百三首〉中的第191首一首，詩云：「久住寒山凡幾秋，獨吟歌曲絕無憂。蓬扉不掩常幽寂，泉涌甘漿長自流。石室地鑪砂鼎沸，松黃柏茗乳香甌。飢餐一粒伽陀藥，心地調和倚石頭。」<sup>61</sup>詩中烹茗之餘，飲茶聞香，以伽陀為藥，也未特意表達禪法；因此我們可以確定，從皎然開始飲茶詩才大量出現禪思痕跡。

從茶與禪的結合來說，皎然飲茶詩提供許多助禪的參考法門。他指出茶事「與禪經近」，飲茶能澄息、空心、清性、屏慮，「使人胸中蕩憂慄」，又可以「一飲滌昏寐」、「再飲清我神」、「三飲便得道」，進入「外物寂中」。從以上的詩例可知其中隱然已現的禪法，涵蓋著色、身、香、味……等等根塵清淨的意義。

目前學者針對茶禪法門提出研究的文獻極少。筆者只看到吳立民提出的「如

59 《杼山集》卷五。此詩未收入《全唐詩》中，本文採自《禪門逸書》初編第二冊，（台北：明文書局，1980年），頁55。

60 〈與元居士青山潭飲茶〉詩云：「野泉煙火白雲間，坐飲香茶愛此山。岩下縮舟不忍去，清溪水流暮潺湲。」〈題王喬觀傳道士所居〉詩云：「王喬已去空山觀，白雲只今凝不散。壇場月路幾千年，往往笙歌下天半。瀑布西行過石橋，黃精採根還採苗。忽見一人擎茶椀，蓼花昨夜風吹滿。自言住處在東坡，白犬相隨邀我過。松間石上有棋局，能使樵人爛斧柯。」見《天臺前集》卷下。又《全唐詩》第23冊，卷809，頁9130。

61 《全唐詩》23冊，卷806，頁9087。

來禪、秘密禪、祖師禪」，吳靜宜提出的「天台禪」和游祥洲的「如來禪」三種說法。吳立民認為，人體有色息心三大要素之分支，生活有飲食、呼吸、睡眠三大活動之需要（佛家謂為色息心），禪定有種種分類，他將禪定分為三系：

如來禪著重息法，斷惑證真，轉識成智；秘密禪著重色法，入我我入，即身成佛；祖師禪著重心法，明心見性，即心成佛。<sup>62</sup>

禪定確實依此三大法系展開而來。中國禪宗有「如來禪」，有「祖師禪」，但骨子裡仍與秘密禪相通。吳立民認為茶與佛家這三種禪定都有關聯，應該可以肯定。其關聯的方法如吳立民所說：

中國佛教最先推行的禪定大都是四禪八定的如來禪，如來禪是坐禪，講究安般守意的息法息道，與後來祖師禪的參禪、行住坐臥都是禪是不同的。坐禪需要靜慮專注，心一境性，而茶本具的「降火、提神、消食、解毒、不發」等等藥性藥效，其功用正好有助於攝心入定，所以茶與禪修結合，乃極自然而必然之事。<sup>63</sup>

禪定從「安般守意」的數息以專一看守意念開始，茶可以幫助調食、調身、調心、守意、不起慾望（不發）等等，因此是入禪很好的輔助。

吳靜宜則從智者禪師的天台禪入手，說：

智者大師（538-597）於天臺山華峰頂降魔大悟，證悟法華圓頓中道實相。其將三諦思想與法華圓意融合應用，建立天臺一心三觀、一境三諦的理論基礎。天臺「止觀」，又稱為定慧，藉由止觀相輔以完成佛道。……《修習止觀坐禪法要》指出調五事是指調食、調眠、調身、調息、調心。一般人認為品茗對於此五事皆有助益，剛開始品茗有助於調眠，預防坐禪的過程中昏睡。後來發現藉由茶還可以調食、調眠、調身、調息、調心，使行者達到樂欲，達到禪定之境。智者認為修行者「善調五事，必使和適，則三昧易生；有所不調，多諸防難，善根難發。」

又說：

智者自證法華三昧，「三昧」即正定，指善心住於一處，寂然不動。修行的方式包括常坐、常行、半行半坐、非行非坐四種三昧，《文殊

62 吳立民，〈中國的茶禪文化與中國佛教的茶道〉，《法音》2000年第9期（總第193期），頁248-252。

63 同上註。

《說摩訶般若經》指常坐三昧又稱一行三昧，心專於一行而修習的正定，以達到三諦三觀之妙境。……換句話說，也就是在品茶的過程中，同時實踐對境修止觀，眼觀茶色，耳聽水沸，鼻聞茶香，舌品茶味，自能身體輕靈，自在得法。如《大般涅槃經》所云：「如來一根，亦能見色、聞聲、嗅香、別味、覺觸、知法。」此亦六根互用之旨。<sup>64</sup>

我們如果從智者大師的《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來看也可知。《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卷八云：「所言通者，謂從初修習即通觀三事，若觀息時即通照色、心，若觀色乃至心亦如是。此法明淨，能開心眼，無諸暗蔽。既觀一達三，徹見無闕，故名通明。復次善修此禪，必定能發六通、三明故。……入禪已欲得身通，繫心鼻端觀息入出。」<sup>65</sup>這是天台的「通明觀」。對照茶禪來看，品茗的過程中通照色、心，「通明觀」講求「觀一達三」：觀息、觀色、觀心，三事通觀。飲茶也是如此，品茗聞香藉以調息；觀茶色清澈透明，藉以觀心。通明觀中初禪觀息，辨息相「如心」。「云何觀息？謂攝心靜坐，調和氣息，一心諦觀息想遍身出入。若慧心明利，即覺息入無積聚，出無分散，來無所經由，去無所履涉。雖復明覺息入出遍身如空中風，性無所有。復次，行者若觀息時，既不得息，即達色心空寂。何以故？三法不相離故。」<sup>66</sup>由此可知「通明觀」之「觀一達三」，是天臺禪法可與品茗之間密合無間的入道途徑。

游祥洲認為，「基本上，『禪茶』在漢傳佛教體系裡，有兩個主要的傳承。一是以浙江天台山為代表的『如來禪』體系，一是以河北石家莊柏林禪寺為代表的『祖師禪』體系。……就目前的文獻來看，漢傳佛教最早把『禪』與『茶』結合在一起的是天台山的智者大師。」<sup>67</sup>游氏此文並未申明文獻根據何在，但他視「天台禪法」為「如來禪」體系的說法頗值得參考。

依照皎然生平與上列三家文獻的分說來看，皎然茶禪的路數應屬於天台禪法。皎然，俗姓謝，字清晝，湖州長城卞山（今浙江償興縣）人，曾入天台山

64 吳靜宜，〈天臺宗與茶禪的關係〉，《台北大學中文學報》創刊號（2006年7月），頁259-286。

65 《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卷8，《大正新脩大藏經》第46冊No. 1933，頁529上-頁534上。

66 《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卷8，頁529上。

67 游祥洲，〈禪茶與生命教育〉，萬能科技大學2007年5月26日《第五屆生命關懷教育學術研討會》，頁179-216。

爲僧，是個遍參天台宗、密宗、華嚴宗、禪宗南北宗諸家義諦的高僧。<sup>68</sup>因此皎然詩中有一股直覺觀照的禪風<sup>69</sup>，飲茶詩也不例外。永嘉禪師云：「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sup>70</sup>，禪僧所欲追求的是清淨、修心、靜慮、智慧、悟道等修行，而品茶有助於坐禪之調食、調睡眠、調身、調息與調心。皎然的茶詩，從其活動場域與禪法來看，都明顯出現品茶與參禪的天台禪直觀法門。從茶禪發展歷史來說，皎然飲茶詩又居於開風氣的地位。這可能與皎然出身僧侶、生長於盛產茶葉的湖州，又與陸羽交往密切有關。<sup>71</sup>可見唐代茶禪文化應該始於天台。

除了皎然詩有清楚的茶禪原理外，晚唐的貫休和尚也提示到茶的入禪功能。貫休飲茶詩提到禪法的地方也有6首，〈題宿禪師院〉詩說：

身閒心亦然，如此已多年。語淡不著物，茶香別有泉。古衣和蘚衲，新偈幾人傳。時說秋歸夢，孤峰在海邊。<sup>72</sup>

〈桐江閒居作十二首〉詩說：

靜室焚檀印，深爐燒鐵瓶。茶和阿魏煖，火種柏根馨。數隻飛來鶴，成堆讀了經。何妨似支遁，騎馬入青冥。<sup>73</sup>

〈題靈溪暢公墅〉詩說：

境清僧格冷，新斫古林開。舊隱還如此，令人來又來。嵐飛黏似霧，茶好碧於苔。但使心清淨，從渠歲月催。<sup>74</sup>

〈贈靈鷲山道潤禪師院〉詩說：

68 見王家琪，《皎然詩研究》，收入《中國佛教學術論典》107冊（台北：佛光文教基金會，2004年），頁299-300。

69 王家琪《皎然詩研究》指出「皎然因為有『無心應物』的禪觀修行經驗，所以當他駕輕就熟的運用詩的方式來表現禪時，禪的直觀觀照方式就體現在他的詩歌創作裡。」見頁303。

70 《永嘉證道歌》卷1，《大正新脩大藏經》第48冊 No. 2014，頁0396a。

71 高橋忠彥〈唐詩にみる唐代の茶と仏教〉指出：「皎然は、茶の産地湖の出身あったためか、陸羽と交があったためか、多くの茶詩を作ったか、僧の生活の中の茶詠んだものが当然大部分を占める。」（《東洋文化》70期[1990年1月]，頁145-178。）

72 《全唐詩》23冊，卷830，頁9355。

73 《全唐詩》23冊，卷830，頁9357。

74 《全唐詩》23冊，卷830，頁9358-9359。

常恨煙波隔，聞名二十年。結為清氣引，來到法堂前。薪拾紛紛葉，  
茶烹滴滴泉。莫嫌來又去，天道本冷然。<sup>75</sup>

〈山居詩二十四首之五〉詩說：

好鳥聲長睡眠開，好茶擎乳坐莓苔。不聞榮辱成番盡，只見熊羆作  
隊來。<sup>76</sup>

又〈山居詩二十四首之二十〉：

閒擔茶器緣青障，靜衲禪袍坐綠崖。虛作心詩反招隱，出來多與此  
心乖。<sup>77</sup>

貫休不似皎然有清楚的禪法理路，但談到「身閒心亦然」、「但使心清淨」、「天道本冷然」等禪境時總不忘提到「茶」。「語淡不著物，茶香別有泉。」顯示出茶和禪都是清淨不染著的；「好茶擎乳坐莓苔」一句更是暗示禪坐（坐莓苔）與茶的關係，「靜室焚檀印，深爐燒鐵瓶」也看出貫休靜坐以茶相佐。末一首〈山居詩〉「閒擔茶器緣青障，靜衲禪袍坐綠崖。」看出貫休擔著茶具到山崖上去靜坐，還寫出許多詩來。

從俗人的眼光來看，「茶為滌煩子，酒為忘憂君。」（施肩吾〈句〉）<sup>78</sup>但僧人的生活則是「啜茗翻真偈」（李嘉祐〈同皇甫侍御題薦福寺一公房〉）<sup>79</sup>、「味擊詩魔亂，香搜睡思輕。」（齊己〈嘗茶〉）<sup>80</sup>、「石鼎秋濤靜，禪回有岳茶。」（齊己〈題真州精舍〉）<sup>81</sup>，僧人以茶佐經偈、以茶吟詩、以茶清神輕睡、以茶入禪思，茶成為禪與詩的媒介。

#### 四、結語：茶禪的高度發展

中國唐宋兩代可說是茶禪文化的「建立期」與「發展期」。高度的僧俗往來為茶禪文化留下大批的詩文著作，這些作品傳述著茶禪文化美學、茶禪思想境界、茶禪活動實錄、茶禪歷史典故，也增益詩歌文學的內涵與禪宗法門的機

75 《全唐詩》23冊，卷832，頁9386。

76 《全唐詩》23冊，卷837，頁9427。

77 《全唐詩》23冊，卷837，頁9428。

78 《全唐詩》15冊，卷494，頁5609。

79 《全唐詩》6冊，卷206，頁2153。

80 《全唐詩》24冊，卷838，頁9450。

81 《全唐詩》24冊，卷840，頁9482。

趣。

在僧人的飲茶詩中首先看到的是大量以茶會友的詩篇；其次是茶境中結合禪法、禪境；少數出現以茶供佛、醫療養生與農禪種茶的內涵。這當中，茶成了僧俗之間最佳的溝通媒介，也成了助禪的最佳憑藉，就如齊己〈詠茶十二韻〉所述：

百草讓為靈，功先百草成。甘傳天下口，貴占火前名。出處春無雁，收時谷有鶯。封題從澤國，貢獻入秦京。嗅覺精新極，嘗知骨自輕。研通天柱響，摘遠蜀山明。賦客秋吟起，禪師晝臥驚。角開香滿室，爐動綠凝鐙。晚憶涼泉對，閒思異果平。松黃乾旋泛，雲母滑隨傾。頗貴高人寄，尤宜別匱盛。曾尋修事法，妙盡陸先生。<sup>82</sup>

齊己說茶為百草靈，占春生長，貢獻入京，甘天下人口，是辭客吟詩的憑藉、僧家入禪的助力，高人之間彼此相饋送，此中有陸羽傳下來的修法妙事（案：筆者考察過皎然與陸羽的關係，《茶經》一書沒有禪思，這裡皎然說「曾尋修事法，妙盡陸先生」，其實應該指皎然的禪觀，<sup>83</sup>而非陸羽的禪觀）。

唐代飲茶因禪而提升其哲學內涵，正如裴汶〈茶述〉所謂：「其性精清，其味浩潔，其用滌煩，其功至和。參百品而不混，越眾飲而獨高。」（《續茶經》卷上）<sup>84</sup>茶因其浩潔、精雅的滋味與滌煩、去眠的功能，能與禪清逸、沖和、幽寂的境界融合為一，我們可以說禪使茶文化更臻於獨一無二的形上意義。

除了「以茶會友」、「茶禪合一（茶禪一味）」<sup>85</sup>之外，從唐代僧人的飲茶詩還可以看到唐代已經發展出僧人「親自扞茶」、「以茶供佛」、「以茶贈禮」等活動，茶不僅成為僧家的經濟生產事業，更成為僧俗往來的媒介，間接促成茶與禪的密切結合。

日本學者高橋忠彥認為開元間茶的普及是佛教（禪）的影響，「唐詩」是

82 《全唐詩》24冊，卷843，頁9523。

83 茶因陸羽《茶經》而普及，但陸羽對禪的領悟不足，皎然曾有〈飲茶歌送鄭容〉，對陸羽發出微詞：「雪山童子調金鐙，楚人茶經虛得名。」（《全唐詩》，23冊，卷821，頁9263）筆者曾考察陸羽《茶經》全書的茶道，鮮少論及禪。見蕭麗華，〈中日茶禪的美學淵源〉，《法鼓人文學報》3期，（2006年12月）。又為文論皎然對陸羽的影響，見蕭麗華，〈試論皎然飲茶詩在茶禪發展史上的地位〉一文。

84 本文引自陳彬藩，《中國茶文化經典》，頁32。

85 「茶禪一味」是宋代禪僧圓悟克勤手書贈與來華參學的日本弟子榮西禪師的四字真訣，輾轉從一休宗純手中傳給其弟子村田珠光。今人多認為這是日本茶道精神的延伸。成川武夫，《千利休茶の美學》，頁9。其語原詳見本文註8。

茶與禪結合的開始。<sup>86</sup>筆者認為切確地說，應該是「唐代僧人飲詩」是茶與禪結合的開始，尤其是皎然詩，有清楚的茶與禪結合的原理，貫休、齊己等僧人的飲茶詩也呈現茶與禪結合的面貌。

---

86 高橋忠彦〈唐詩にみる唐代の茶と仏教〉指出：「開元年間の茶の普及は、仏教（禪）の影響のもとに行われたため、唐詩では、初めから茶と仏教が結びついていた。」（頁 145-178。）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唐·封演，《封氏聞見記》，《欽定四庫全書》子部十，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
- 唐·陸羽，《茶經》，見《陸羽「茶經」解讀與點校》，上海：上海文化，2004年。
- 唐·裴汶，《茶述》，阮浩耕等點校，《中國古代茶葉全書》，浙江：攝影出版社，2001年。
- 唐·釋皎然，《杼山集》，《禪門逸書》初編，台北：明文書局，1980年。
- 唐·釋智顛，《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大正新脩大藏經》第46冊，台北市：新文豐，1983年。
- 唐·釋永嘉《永嘉證道歌》，《大正新脩大藏經》第48冊，台北市：新文豐，1983年。
- 元·釋德輝，《敕修百丈清規》，《大正新脩大藏經》第48冊，台北市：新文豐，1983年。
- 元·釋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大正新脩大藏經》第49冊，台北市：新文豐，1983年。
- 宋·釋宗杲，《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大正新脩大藏經》第47冊，台北市：新文豐，1983年。
- 宋·釋道元，《景德傳燈錄》，收入《四部叢刊續編》，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
- 宋·釋普濟，《五燈會元》，《卍新纂續藏經》第80冊，台北：新文豐，1977年。
-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欽定四庫全書》子部五，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
- 清·康熙敕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 王重民，《全唐詩外編》，台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

## (二)、近人論著

- 丁文，《茶乘》，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1999年。
- 丁以壽，〈中國茶道發展史綱〉，《農業考古》1999年，第2期。
- 方立天，《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 王家琪，《皎然詩研究》，《中國佛教學術論典》107冊，台北：佛光文教基金會，2004年。
- 余悅，〈茶禪一味的三重境界〉，《農業考古》2004年第2期。
- 李斌城，〈唐人與茶〉，《農業考古》1995年，第2期。
- 李新玲，〈從皎然的茶詩看皎然與陸羽的關係〉，《農業考古》2004年第4期。
- 吳立民，〈中國的茶禪文化與中國佛教的茶道〉，《法音》2000年第9期（總第193期）。
- 吳靜宜，〈天臺宗與茶禪的關係〉，《台北大學中文學報》創刊號，2006年7月。
- 南懷瑾，〈禪宗叢林制度與中國社會〉，《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90期，1980年10月。
- 姜青青，《一品茶趣》，台北：實學社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
- 梁子，《中國唐宋茶道》，陝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
- 陳彬藩主編，《中國茶文化經典》，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年。
- 張鴻勛，〈敦煌俗賦《茶酒論》與「爭奇型」故事研究〉，《敦煌俗文學研究》，甘肅：甘肅教育出版社，2009年。
- 游祥洲，〈禪茶與生命教育〉，《第五屆生命關懷教育學術研討會》，萬能科技大學2007年5月26日。
- 劉淑芬，〈客至則設茶，欲去則設湯——唐、宋時期社會生活中的茶與湯藥〉，《燕京學報》新十六期，2004年。
- 顏鵬慧，《唐代茶文化與茶詩》，輔大中文所94年博士論文。
- 蕭麗華，〈中日茶禪的美學淵源〉，《法鼓人文學報》3期，2006年12月。
- 蕭麗華，〈試論皎然飲茶詩在茶禪發展史上的地位〉，收入孫昌武、陳洪主編《宗教思想史論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8年8月。頁147-161。
- 成川武夫，《千利休茶の美學》，東京：玉川大學，昭和58[1983]年。
- 高橋忠彥，〈唐詩にみる唐代の茶と仏教〉，《東洋文化》70期，1990年1月。

## Poetry on Tea by Tang Monks

Hsiao, Li-Hua \*

### Abstract

While tea meditation was popular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extant prose from this period contains no mention of it. There are only a few statements that can be found in written rules for Buddhist monasteries. However, Tang poetry provides a possible look into the form and extent of tea culture at this period in history.

This paper analyzes a total of 131 poems on tea written by 30 different monks. It is found that tea culture had spread to virtually every monastery in the Tang. Not only did monks meditate while drink tea, they also presented it as an offering to Buddha. Monks and men of letters traditionally interacted via prosaic and poetic compositions. During this time, tea also became a medium by which the two different groups came together, resulting in the prevailing custom of tea parties. These provide insights in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onks and the outside world, as well as why and how tea became a part of meditation.

**Keywords:** Tea Poetry of the Tang Dynasty, Tea Culture, Poem-Monks, Tea-Zen, Common taste in tea and Zen, Tea party

---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